



♥ 冰山音乐家裴湛 ♥

最近被一个女助理“打击报复”
还被拐走一条狗

♥ 当事人自我辩护 ♥

“那条狗本来就是我的”
“至于你，也算是我的”

十万 星河²

长安 / 著

Star Rider



♥ / 十万星河系列篇 /

你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我一生的梦中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十万 星河²

长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万星河. 2 / 长安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475-4

I. ①十…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4342 号

书 名 十万星河. 2

作 者 长 安

出版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

选题策划 朵 爷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肖云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97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47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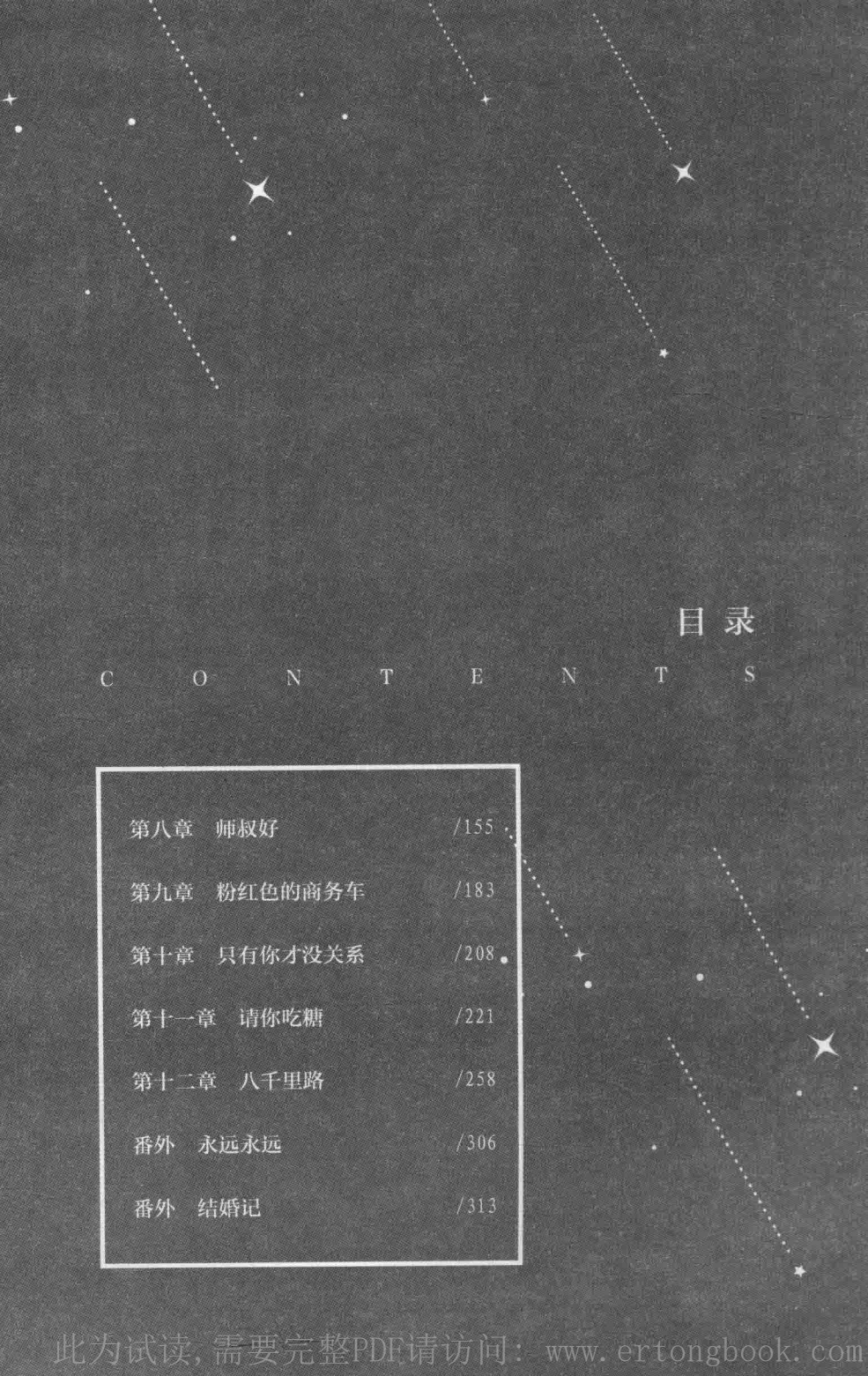
定 价 3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你好，我叫余柠	/001
第二章	十六岁的生日愿望	/030
第三章	再见啦，裴先生	/043
第四章	她的白日梦	/065
第五章	星星灯闪啊闪	/079
第六章	裴湛，我漂亮吗？	/105
第七章	对不起，我叫路檬	/140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八章 师叔好 /155

第九章 粉红色的商务车 /183

第十章 只有你才没关系 /208

第十一章 请你吃糖 /221

第十二章 八千里路 /258

番外 永远永远 /306

番外 结婚记 /313

凌晨一点一刻，喧嚣了一整日的城市沉寂了下来。远郊的滨海大道上车辆稀少，一辆白色路虎揽胜连超七八辆车，急速驶向临海而建的超五星酒店。一紫一红两辆超跑紧随其后，几次将要追上，都被路虎轻松甩开。

到了酒店后，路虎径直开入地下停车场，在负二层转了大半圈，才停在了电梯附近的唯一空位上。

尾随至此的两辆超跑也停了下来，车主却并未开门下车。隔了三秒，一个女孩从路虎上跳了下来。

女孩非常年轻，乍看之下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她步履轻快地走到红色跑车边，屈指食指敲了敲驾驶位那侧的车窗。

停在后头的紫色跑车主隔着车窗看清她的脸，诧异之余，立刻走下了车子：“路檬？”

路檬回头看去，见是熟人，扬起下巴挑眉问：“贺二？你追我干什么？！”

贺齐光笑了笑：“没大没小的，叫二哥。刚刚你从我们旁边飙过去，我哥们说开车的是个妹子，我不信，就跟他打赌追过来看……我说女人怎么可能把车开得这么狂，原来是咱们路檬妹妹。你这一手是跟谁学的，还挺凑合的。”

路檬扬眉笑道：“不是我凑合，是你们菜。”

这话虽失礼，可她笑起来眉眼弯弯格外甜，声音也清脆悦耳，丝毫不叫人讨厌。贺齐光抬起手腕看了眼表：“大半夜的，你怎么往这儿跑？”

“我过美国时间。”

“你不会是趁你爸妈睡着偷溜出来的吧？二哥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上车，我送你回家。”

路檬躲开贺齐光的手，转了下眼睛，状似无意地说：“前几个月有个朋友让我帮忙看新得的米万钟奇石图，东西是真的，可我总觉得似曾相识，直到刚刚看到你，我才突然记起来，眼熟是因为小时候在你爷爷家的书房见到过这幅画……”

而贺家人里，只有最不靠谱的贺齐光能干出偷自家的字画出去卖的事儿。贺齐光仿佛噎住了，顿了顿才说：“我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那幅画。”

路檬哈哈一笑，扭头就走。贺齐光和同伴的目的地也是这家酒店，停好车后，顾屿走下红色跑车，打量着路檬的背影问贺齐光：“你认识她？”

贺齐光低头点烟，随口“嗯”了一声：“路时洲的堂妹。”

顾屿转头看路檬的背影，她一边走一边随手将长髻发扎成马尾，抬手间不经意地扯开了白衬衣的领扣，露出了一截纤长的脖子。

电梯到得慢，片刻后，三人在电梯间重聚。路檬受不了烟味，勒令贺齐光即刻扔掉烟，贺齐光不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斗起了嘴，直到电梯升到十二层，贺齐光才停止逗她——一个穿抹胸包臀裙的高挑美人走进了电梯。

贺齐光肆意惯了，投过去的目光毫无收敛。美人仿若浑然不觉，撩着额发瞥向路檬，自认为无论身高、身材、颜值都完爆穿白衬衣、牛仔短裤、板鞋的路檬。收回目光时，美人妆容精致的脸上多了几分优越感。

美女一走出电梯，路檬立马朝贺齐光翻了个白眼：“你前一段时间不是为了我堂嫂要死要活，还跟我堂哥闹翻了吗？失恋才几天，就色眯眯地盯着路人看。”

贺齐光脾气好，并不恼，笑着说：“怎么就色眯眯了？见到漂亮的异性多看两眼，这和欣赏一幅画、一片景的性质一样。”

“哪儿漂亮了？一点儿也没觉得。”

“我们男人的审美，和你这种傻丫头说不通。”

一路沉默的顾屿突然开了口：“你只代表你自己的审美。”

听到这话，路檬笑着比了个打脸的动作。

贺齐光瞪向顾屿：“你不拆我的台能死？”

顾屿倒不是故意拆贺齐光的台，而是觉得刚刚那位实在太艳俗油腻，远比不上眼前的这位路小姐养眼。仗着浑然天成、无须雕琢的美貌，她甚至连唇膏都没涂，个子虽不高，比例却很好，一双白皙的腿格外修长。兴许是因为长期昼夜颠倒，路檬的脸色略显苍白，可肤质完全经得起电梯里的强光探照。

贺齐光和顾屿要去酒店顶层的酒吧，而路檬在三十层下。电梯重新闭合的时候，顾屿问：“她成年了没？”

贺齐光隔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你说路檬？她大学都毕业了，也就看着小。”

没等顾屿作声，贺齐光诧异地看向他：“你不会对她有兴趣吧？她就是一小霸王。”

路檬到的时候，众人已经喝到微醺。百余平方米的行政套房里挤了不下三十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闹哄哄的一大堆。路檬正饿着，就谁也没招呼，径直坐到观景窗的沙发前，拨开茶几上横七竖八的空香槟瓶，拿起了仅有的一块提拉米苏。

刚吃了一口，半醉的倪珈便摇摇晃晃地拎着两个威士忌杯坐了过来，她揽住路檬的肩说：“姐姐过生日你居然最后一个到，真没良心。”

路檬嫌倪珈身上的酒味重，挥掉她的爪子，往旁边挪了挪：“一睡醒就过来了，还有吃的没？这蛋糕腻死了。”

“想吃什么随便点。”倪珈醉眼蒙眬地用食指挑起路檬的下巴，“让你好好拾掇一下自己，怎么妖娆怎么来，你这别是连脸都没洗吧？”

路檬翻了两页餐单，点了三文鱼排和鲜虾饭后才问：“妖娆给谁看？”

“我今天叫来的男人都是没主儿的，你看上哪个我给你介绍。”

“没兴趣。”

“从你被裴湛拒绝，到现在已经四五年了吧？还没走出阴影呢？十七岁的事儿你准备记到七十？”

路檬怔了许久才反应过来倪珈在说什么。这些年来，这件事还是第一次被人提起。当初她喜欢裴湛喜欢得要死要活，如今却全然记不起上一次想到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了。

“喝多了吧你？上辈子的事儿还翻出来说。”路檬抬手看表，“我雇了人在对面的岛上放烟花给你庆生，一刻钟后开始，在阳台上能看到吧？”

喝了一整晚酒，众人正想出去透气，听到有烟花，立刻说下楼自己放。路檬叫的餐还没送来，便打了通电话让人把烟花搬到空地上不要动，并没同他们一道离开。

关掉震耳欲聋的音乐，吃掉鱼排和饭，路檬慢吞吞地化了个妆。倪珈他们迟迟未归，百无聊赖间，她抄起倪珈落在沙发上的羊绒披肩走出套房，进了电梯。

深秋夜风凉，一走出酒店大堂，路檬就裹上了披肩。不远处的烟花燃得正炽烈，路檬停住脚步看了几秒，手机正巧响了。倪珈催她早些过去，一句“就来”还没说出口，路檬的目光忽而一滞——时隔四年再见到裴湛，她倒没生出什么感慨，只是才听倪珈提起就遇上，这样的巧合让她略微有些诧异。

裴湛与两个同伴并肩站在酒店外的台阶上，像是在等车。他左侧的中年男人正同他说着什么，他没搭话，嘴角始终噙着漫不经心的笑，抽完一根烟，很快又点了一根。

裴湛侧头点烟的时候，余光扫到了仅隔三五米、正一瞬不瞬看向他的路檬，便顺势看了过去。路檬并非扭捏的人，望了眼旋转门上自己的倒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同他打招呼。她的情绪毫无波澜，可莫名其妙的，不到十步的距离，却仿佛走了一公里。路檬最烦虚伪的客套，然而除了一句俗滥的“这么巧啊，好久不见”，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开场白。

哪知还没走到裴湛面前，助理模样的矮个年轻人就率先开了口：“私

人时间，齐先生不签名不合影。”

裴湛投过来的目光很是陌生，继而对中年男人说：“还说自己没知名度，从机场到这儿，你被认出了多少次。”

直到他们上车离开后，路檬才记起站在裴湛身侧的那个中年男人是刚刚获得国际奖的知名剧作家。裴湛竟以为她是来要签名的书粉……

放完烟花，人走掉大半。回到套间后，倪珈招呼没离开的去酒店顶层的酒吧，路檬不肯去，她便和另几个留下陪路檬开黑。片刻后，整日缠着路檬开小号带自己躺赢的倪珈在目睹了她用花样百出的小学生操作各种送人头后，无语地说道：“你没喝就醉了？”

倪珈的表姐也觉得诧异：“檬神这是怎么了？蔫头耷脑的，被谁欺负了？”

倪珈“噤”了一声：“只有她欺负别人，哪有人敢欺负她。”

“我还真被人欺负了。”路檬扔下手机，一字一顿地说，“我刚刚遇到裴湛了，他……不认识我了。”

深秋微凉的空气中时时刻刻浮着柚子的香、桂花的甜，一进十月，路檬就缠着奶奶做冰糖柚子蜜。

她走遍整个Z大校园才找到一株开白花的银桂树，摘满一捧，铺到玻璃罐里，倒一层冰糖柚子蜜，撒一层桂花。摇匀后，琥珀色的蜜糖里点缀着甜白的小花，又香又好看。

路檬一路跑得急切，到音乐教室的时候后背沁满了汗，她小心翼翼地将玻璃罐放到窗台上，对着窗子整了整衣服，然后抱起罐子推开后门走了进去。

除了裴湛，音乐教室里还有另几个男生，个子最高的那个说：“要不是你把手抄在口袋里只拿脚踹，怎么能挂彩？”

嘴角有瘀青的裴湛披着校服上衣倚在飘窗上，一双长腿往钢琴椅上一搭，懒洋洋地笑道：“我后天要去荷兰比赛，不能伤了手。这笔账等我回来再算。”

“这群人就是欠打，你拒绝谁关他们屁事。不过那女孩确实漂亮，是高二的级花？你不喜欢也婉转点，干吗弄哭人家？话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儿的？”

“没有喜欢的，只有讨厌的。”一直背对着路檬的裴湛回过头，指着她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她这样的。”

我最讨厌的就是她这样的……

就是她这样的……

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刚过零点，路檬烦躁不已地躺了片刻，便披上外套起了床。重遇裴湛后，接连一个月，她夜夜梦到裴湛在不同的场景说这句话，醒后便再难入睡。

为了跳出这个怪圈，她尝试了包括改掉昼夜颠倒习惯的无数办法，可惜统统无用。哪怕是唯一喜欢过的人，裴湛也早已是过去时，对于如今的她来说，他与路人无异。除去撞邪了，路檬想不出别的原因。

裴湛出身音乐世家，七岁获全国少儿钢琴比赛冠军，十岁办个人演奏会，十五岁获国际比赛冠军，十六岁成名，生了一副矜贵清冷、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却远比同龄人叛逆。中学六年，他受到的处分比拿下的奖项更多，逃课、打架，和老师对着干，除了不早恋，坏学生爱做的事哪样都没落下。

或许爱他年少成名，或许爱他那张令人怦然心动的脸，或许小女生偏偏喜欢坏少年——尽管他气质和行为的巨大反差让人捉摸不透，尽管他拒绝表白的方式简单粗暴、对异性的态度冷漠到绝情，可向他示好的女孩子仍旧络绎不绝。

在喜欢裴湛的女生里，小他五岁的路檬既不是最漂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却是最纯粹的。早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她便对他一见钟情，纵然性子最不沉稳，可担心裴湛当自己是小孩子，也生生忍了四年才敢走到他的面前。

路檬从没奢望过裴湛回应，只要他不讨厌她、愿意收她的礼物、愿意听她讲话就很好。然而这份喜欢仅仅感动了她自己……

长夜漫漫，饱受了一个月失眠困扰的路檬头痛欲裂、睡意昏沉却偏偏无法入眠，熬到天刚擦亮，她便敲响了倪珈的门。被生生吵醒的倪珈打开门后正要骂人，看到头发凌乱、一脸憔悴的路檬，困意立马散了大半。

“你这是怎么了？”

路檬越过她进了门，倒在了沙发上：“我连做了一个月噩梦，每天只睡了不到俩小时，大概离猝死不远了……”

听完路檬的陈述，开心理诊所的倪珈裹上睡袍，去厨房热了两杯牛奶：“我早就说过裴湛是你的童年阴影，你偏不信。”

长期失眠会影响食欲，路檬接过牛奶，只喝了一口便生出了恶感：“怎么就心理阴影了？要不是上次遇见，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想起他。”

倪珈摆了个“信不信随你”的表情，问：“你原本以为就算裴湛不喜欢你，也至少对你印象深刻，可发现他早就把你抛到脑后，是不是觉得特别不甘心？最讨厌也是‘最’啊，也是被他拒绝过的女人中的佼佼者，怎么就不认识你了呢？”

长期失眠不仅会令人反应迟钝、浑身乏力，还容易变暴躁，听到“裴湛”这两个字，路檬更觉烦乱：“越是每晚都梦到，睡前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越会想到他……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彻底忘掉这个人？”

“治疗单恋失败的最好方法就是多接触。熟悉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当年喜欢的不过是幻想中的人而已，并没什么值得惋惜的。”

“谁惋惜了……再说我怎么才能熟悉他，印张他的照片挂在床头天天看吗？”

以裴湛的性格和冷漠程度，这方案的确无法操作。考虑了片刻，倪珈又说：“找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或人转移注意力也是可以的。你不是准备跟朋友在微博直播自驾去欧洲，一百五十天穿越四十国吗？什么时候出发？”

“这种商业活动都是团队出行，需要请摄影师、文字编辑、翻译向导，赞助商临时撤资，没有启动资金，计划只能暂时搁浅。”

“可以让你爸妈赞助啊。”

“我爸妈整天逼我继续读书或上班，被他们知道这事儿，有钱也去不了，我堂哥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也指望不上。”

“没想到挥金如土的路大小姐也有为钱发愁的时候。”

“别说我，贺齐光都三十岁了，还偷自己家的画卖呢。”说完这句，路檬忽而灵光一闪，“我可以找我爷爷赞助。”

“你爷爷……他不是去世好多年了吗？”

路檬的爷爷奶奶、父母、伯父皆是知名教授，唯一的堂哥也是精英中的精英，整个路家，只有她是废材。但从小受家庭熏陶，路檬对古董字画也略通一二。

从倪珈的公寓出来，路檬直奔路家老宅。老宅在Z大老校区东边的别墅区里，路檬的堂哥念大学后，这栋房子就闲置了下来。别墅的三层整个用作书房，一进门，路檬就直奔二楼，在爷爷生前收藏的古董字画中挑选了片刻，最终拿了一幅仇英的扇面。

不出意外的话，完成自驾一百五十天穿越四十国的计划后至少能赚回本金的十倍，抵押半年就可以把扇面赎回来。

字画难辨真假，典当行轻易不敢收，只作为中介替路檬寻了一位收藏家。仇英的真迹有市无价、千金难寻，当天下午，对方的助理就带着四位专家到了典当行的贵宾室。鉴定之后，助理一送走专家，便折回来与路檬谈合同。

“裴先生非常喜欢这幅亭溪消夏扇面，市面上的估价在两百万左右，他愿意多出二十万买下来。”

路檬闻言皱眉：“难道中间人没讲清楚？我只抵押不卖，一百五十万，半年之内，我会连本带利地赎回来。”

见路檬态度坚定，助理知道多说无益，给那位裴先生打了通电话便说可以立刻签合同。怕对方以丢失、损毁为由到期不归还，路檬将毁约金提高到了十倍。路檬看合同的时候，助理的手机进了通电话。

“还没找到……心狠、话少、武力值高的中年女老师——裴先生给他表弟找家教的要求这么古怪，一时半会儿我去哪里找？”

助理挂断电话的时候，路檬的目光刚好落到签章处，看到笔迹熟悉

的“裴湛”二字，她的脸色变了变。原以为当个扇面都遇到姓裴的是真中邪了，没想到竟是本人。

“路小姐？”

隔了许久，路檬才回过神来：“武力值高的女老师，你看我合不合适？”

助理起初以为路檬在开玩笑，待弄明白她是真想应聘家教后，诧异地问：“您怎么会对这份工作有兴趣？”

“缺钱啊，不然会当扇面吗？”

助理看了一眼路檬的手表和鞋子，笑道：“您缺的不是小钱吧？家教的薪水不高，再说裴先生要找的是中年女老师……”

一句话没说完，身高超过一百八十的助理突然站起身后退一步，一脸惊恐地指着路檬的脚下说：“有蟑螂！”

路檬用脚尖触了一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强，见它飞快地爬进了桌缝，笑着问助理：“你怕这个？”

迅速恢复了精干模样的助理面露尴尬地解释：“我老家没这个……见得少……”

本要说话的路檬忽而看向扇面，助理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看到裂成蜘蛛网的玻璃，回忆起方才仓皇起身时胳膊肘似乎压到了什么，骤然惊出了一身冷汗。

路檬的爷爷生前很喜欢这幅扇面，将它装裱在镜框里挂在书桌后，年头久了，玻璃自然脆弱。赶在助理回过神前，路檬飞快地在合同上签上了名字。

玻璃裂在画中凉亭的尖顶上，折损处虽不大却非常明显，修复得不好，价值起码折损三成。短暂的痛惜后，路檬语气淡定地问：“余助理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

余航隔了许久才镇定下来，郑重承诺：“责任在我，我马上联系专家尽力修复，您的损失我也会想办法补偿。”

“这么明显的损毁，修复费大概要六万美金，而且几乎没有百分百复原的可能。如果我坚持按合同索要赔偿呢？”

“我会负责到底的……”刚进十一月，尚未供暖，穿着单薄西装的余航鬓角却渗出了汗珠。

“坐，别这么紧张，”路檬收起片刻前的严肃表情，莞尔一笑，“我可以不追究，也可以自己找相熟的名家修复，甚至可以替你付修复费……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帮我想办法做裴湛表弟的家教。”

“为什么？”

“你就说成不成吧。”

当晚，余航就给路檬打了通电话，约定隔天上午去裴湛家面试。路檬的年纪与裴湛的要求不符，余航只好谎称路檬是他堂妹，叫余柠，在Z大念大三，因为家庭困难，休学一年打工。

去裴湛家前，路檬特地去批发市场置办了一身行头——面料粗糙的牛仔裤和卫衣、花哨俗气的外套，加上鞋子总价两百。来接人的余航看到她怔了好一会儿。

“很难看？”

“挺接地气的……”余航轻咳了一声，斟酌措辞道，“我能问问您为什么要乔装打扮、改名换姓地应聘这份工作吗？”

路檬一脸坦荡：“你不是说我不符合裴湛的要求，扮成你堂妹你才有借口求情吗？既然是你堂妹，当然要跟你一个姓，休学赚钱的贫困大学生不就该是我现在这种打扮吗？怎么就成乔装打扮、改名换姓了？”

话虽如此，余航仍是感到不安，他毕业刚两年，本想存够钱给家人盖栋像样的房子，昨晚闯下祸后不知所措，权衡之下答应了路檬的要求，眼下却越想越为难。

“裴先生虽然冷淡挑剔，心地其实很好，他资助了很多学生，我是在他的帮助下念完的大学……”

“我是想找件事做治失眠，又不是要去坑蒙拐骗，你不用紧张。”

下了出租车，路檬讶异地发现裴湛居然同她爸妈是邻居。这栋大厦地处CBD，一共六十六层，下面是百货公司和超五星酒店，上面是可以看到

海的豪宅。路檬的家在四十七层，裴湛家在六十一层，幸而半年前她爸妈搬到外公家照顾老人，这处房子空置了下来，不然还真有撞见的可能。

路檬进门的时候，裴湛在楼上打公事电话，他的表弟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听到大门处的响动，十五岁的男孩抬起了头，目光在又俗又土的路檬身上打了个转，翻了个白眼，继续打游戏。

据余航说，裴湛的这位表弟叛逆到人憎狗嫌，裴湛的姑姑拿他没办法，干脆把他丢给十几岁时更叛逆的裴湛管教，自己去和男朋友旅行散心了。

路檬刚坐到沙发上，裴湛就下楼了。落座后，他盯着路檬看了片刻，问：“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路檬面上镇定，心脏却猛地跳了一下，难道那晚他没认出她是因为灯光昏暗？

见路檬不说话，裴湛又问：“上个月在酒店找齐先生要签名的不是你吗？”

裴湛很少留意异性，印象深刻纯粹是因为那晚那个女孩望向他的神情有些奇怪，和眼前的这位一样复杂。隔了一个月，那女孩的脸他早记不清了，气质和余航的堂妹似乎也天差地别，不知怎么就将两人联系到了一起。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路檬说不出是失落还是松了一口气，原本若有似无的不甘却蓦然放大了。

裴湛自然不会纠结这种小事，转而对路檬说：“你不合适。”

“为什么？”路檬戏精上身，搓着衣角要哭不哭地说，“我是Z大的学生，教初中生没问题的，我很需要这份工作，为了面试，我还跟同学借钱买了身新衣服……”

裴湛扫了眼路檬瘦弱的身板，将目光移到边打游戏边骂娘的裴赫身上，破例解释道：“我不是想找人教他念书，而是想找个高胖、严厉的中年女老师收拾他。”

知道表弟最受不了絮絮叨叨的中年妇女，裴湛偏要寻一个这样的管教他，况且裴赫再离谱，被女人打了也不至于还手。

因为在裴湛手里吃过太多亏，天不怕地不怕的裴赫，唯独怵这位二表哥，他闻言立刻扔掉手机，高声抗议道：“我妈走的时候，你跟她保

证过不打我，只口头教育！我要给她打电话！”

裴湛看也不看他，慢条斯理地系上袖扣才说：“我是保证过，所以雇别人揍。”

见裴湛拒绝了路檬，余航暗自庆幸，正想带她走，却听到她说：“裴先生，我打架可厉害了，真的，不信你问我哥，我们村不论男娃女娃，没有一个能打过我。”

余航不知该如何接话，所幸裴湛无意让他证实，只用眼神示意他立刻带路檬离开。

从裴湛的脸上看到熟悉的冷漠，路檬知道没戏了，不等余航催就站了起来。原本窝在客厅角落的柴犬突然冲过来扑向了她的脚，余航挺怕这狗，因为人是自己带来的，还是硬着头皮挡在了路檬前头，哪知这只比裴赫还令人头痛的狗竟吐着舌头，一脸讨好地拼命冲路檬摇尾巴。

路檬不明所以，绕过余航和狗，继续往门边走，柴犬竟一路转着圈儿追随她。裴湛觉得稀奇，拽着项圈把狗抓了回去，半蹲下来问：“你喜欢她？”

柴犬不理他，拼命地往路檬的方向挣，裴湛一松开手，它立刻扑到路檬脚边，不住地拿毛茸茸的圆脑袋蹭她。

片刻后，裴湛看向路檬，问：“你叫余柠是吗？你愿意帮我照顾这只狗吗？家教月薪四千，照顾狗五千。”

这狗一向不理旁人只黏裴湛，每次他出差它都能作上天，无论他多忙，都要抽空亲自遛它。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照顾它，他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一头雾水的路檬还没应声，裴赫便嚷嚷着问凭什么看狗一个月五千，看他一个月四千？

裴湛也斜了他一眼：“因为你没它值钱。”

路檬只考虑了片刻就点头答应了，见柴犬不断示好，她忽而想到了什么，问裴湛：“裴先生，这狗几岁了？你在哪儿买的？”

“几年前在路边捡的。”

裴湛对小动物毫无兴趣，若不是当年这狗一路尾随他到家，在门外蹲守了三四天，怎么赶都不走，他一辈子都不会养狗。